

第二章 梦莉散文的美学风貌

泰籍华裔女作家梦莉是泰国商界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执着于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家。她在处理商务之余，援笔为文，使其散文具有特殊的审美魅力。她先后发表了六十多篇散文，结集出版了《烟雨更添一段愁》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等散文集。梦莉的散文以独特的审美风格，赢得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普遍的赞誉。正处中年的梦莉在商业和文学上双获丰收，真是可贺可佳。

梦莉在《寒夜和迢迢》中写道：“在我的一生中，究竟什么是欢乐？什么是幸福？这些字眼，对我，始终觉得是何等陌生！那么渺茫！你也许不会理解的。欢乐的曙光不常见，而痛苦的寒潮，却不断的群涌而来。”作者这种痛苦的心灵感觉，不仅贯于爱情散文写作之中，而且浸润在忆旧散文里。《小微的童年》《万事东流水》《寸草心》《逃离狼穴》《片片晚霞点点帆》和《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等作品，或以第一人称视角侃侃而谈，或全知视角痛诉其事，都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展现了她童年的多蹇命运与困难艰辛。梦莉的能力与忍耐性帮助她克服了童年的种种酸甜苦辣。特别是当她逃出虎穴时，那种睿智和坚定，是那个年龄段所极少出现的。

梦莉的祖籍是广东省澄海县，她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的子女。祖父祖母都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熏染，父亲本来在泰国经商，后来因为投入抗日的斗争中，携妻挈子回到祖国。那时候年仅三岁的梦莉回到祖父母身边。只因祖母嫌母亲身世低微而了冷落了她们，梦莉小时候实在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人见人爱，又颇受祖父的疼爱。然而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去世，父亲又在抗战前线杳无音信，伯父和伯母就开始像豺狼般地欺压他们母子。在这种“刀剑相逼”，“忍气吞声”的恶势力面前当中，她无法选择抗争父辈的道路，只好“张开瘦弱的翅膀去袒护幼小的弟弟，和照顾患病的妈妈”。为此，她饱尝了人世间最难忍受的艰辛。她曾经有过讨饭的经历，被施舍的人“劈头盖脸的倒下来，溅了满头满脸血液”《万事东流水》；她也曾经有过全家逃难的经历，当日本鬼子的机枪跟踪扫射时，她在慌乱中掉进河里，幸得被一位叔叔抢救过来，才得以死里逃生《小微的童年》；她更曾有过难逃避的，但又负起当童养媳的经历，那时候只有八岁的她，为了“让妈与小弟，暂时能得到温饱”，险些被人口贩子拐卖给人做童养媳《逃离狼穴》。在九岁那年她为糊口又去被卖给一个富裕农民当童养媳《黄莲榨出来的汁是苦的》。这种种充满辛酸苦辣与痛苦无奈的人生遭遇，让她感到“幼小的心灵的每一根神经留下了水不磨灭的紧张”，总是“感到受着一种恐惧心情的威胁使她

“心灵上产生一种失落感，总觉得无法补偿”《黄连榨出来的汁是苦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生活经历，她终究尝遍人生百味，终于夺得女文人与实业家的双重桂冠。

痛苦的人生经历给梦莉幼小的心灵带来难以抚平的创伤。但她并没有被苦难压倒，而是选择坚强的生存。童年的经历，爱情的苦闷，精神的压抑都转换成作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并得以在文字的流动中疏解和调和。梦莉曾说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我，无论在心灵上，或在实际生活中，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快乐与悲伤，幸运与倒霉，顺畅与窘迫，总是交替地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很早就体味到人世间的自私遇势利，我浮沉在人生的长河中。可能由于我感受的痛苦既深且多”，因此，“当记忆和现实扭在一起的时候，我笔下倾注出来的还是苦多乐少^[1]”。她的这种心情，在《片片晚霞点点帆》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这篇文章寓意丰厚，趣味盎然。作者在文中纪录她童年的往事。当她在外婆家游水戏沙，快乐地捡贝壳的时候，突然海水冲了过来。作者在惊慌失措之中，弄丢了心爱的“小镢铲”。主人公在文中哭喊：“我的小镢铲不见了！”可是听到的回答却只有滔滔不绝的海浪声。掇拾贝壳的欢乐与丢失小镢铲的哀伤，将这两种强烈的情感加以比较，则更容易使人黯然神伤。这样的情形是那么深切得封存在记忆里，以至于多年以后，作者将之形诸笔端时依然那么清晰。梦莉实在偏爱那里的秋天，偏爱那随风飘舞的落叶，更爱那变幻万千、优美灿烂的晚霞。其实她并非不爱春天，也不是不喜欢春天的百花绚烂，只是由于她“有一段漫长苍凉潇瑟的情绪：也有一段变幻莫测如浮云的人生历程”《片片晚霞点点帆》，这就是使她“对人生体味的回嚼^[2]”不可避免地涂上一层忧伤哀惋的色彩与情调。

第一节 观察细腻，情感丰富

梦莉在散文创作中运用精美的笔墨来展示一个女子忧伤哀惋的人生旅程，并非旨在“强烈地反射出怀有商感人的心境和思想波动，”^[3]也非钟情于她“自艾自怜的心境”，而且是希冀以此来“给人一种反弹的力量^[4]”。正如司马攻所说：“你

^[1]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自序》

^[2] 同上

^[3] 司马攻：《烟雨更添一断愁. 自序》

^[4] 梦莉：《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自序》

的散文不低沉、不颓败，反而是一些曾经吃苦的人的一种慰藉。虽然你的文章大都是你心中的潮汐，但是，这些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都和整个社会有所关联的，你着笔在小处。”而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梦莉在散文中描写抒情主体与恋人被迫分离的爱情悲剧，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侨青年对祖国的向往和热爱；她摹写芝琳的悲惨的人生，在于控诉几十年在延续下来的封建传统和“顽固的旧思想”的桎梏《坎坷的命运》；她表现云云初期到泰国饱尝“被排斥、蔑视和欺负”之辛苦，在于揭示“对当前的社会形态感到十分失望，悲痛和愤懑”《泪眼问天天不语》；她叙述生平为了支付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妹的教育费，而被迫给一各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人当了继室，在于展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侨民的悲凉人生《春梦了无痕》。在这些散文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原生态的生活摹仿，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根据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来表达独特而敏锐的人生感悟与体验。梦莉将散文的聚光点投向社会的旧礼教和旧观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这种效果引起社会的关注，涤荡人们心灵的污垢，使人们在悲凉的情感宣泄中获得理性的审美快感。恰如作者在《黄连榨出来的汁是苦的》中所说“黄连本身就是苦的，榨出来的汁也是苦的。但是，苦水浇灌的心田，却是甜美芬芳的心灵中却向往着能培养出那美妙的梦想与憧憬”。梦莉散文的悲剧美，正在于特定的审美机制中培养出“美妙的梦想与憧憬”，也在于她以悲剧的力量策动了催人警省，启发人的深思，引人向善的艺术魅力。这种艺术力量并非全是题材本身所拥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人格力量的熔铸和凝聚，因而才使作品获得了丰腴的血肉和鲜活的生命。

梦莉是在泰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可是她“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总算沾濡了具有五千年渊源的中华文化的一点基础”，而且她也一直认为，“生为中华儿女和她的子孙后代热爱中华文化和她的习俗，这是应该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乘风破浪一风帆》。基于这种子之心，她在创作中很注意吸取和借鉴中华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散文都是以“观察细腻，情感丰富”著称于是的^[1]，梦莉对于这些熟稔之心。她总是凭着自己的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以自己的生命本身，真确的来看自然人生的事象”，并将其事“收进自己的体验的世界里去^[2]。她认为她为文时

^[1] 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

^[2] 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常常“通过景物在人物心中的投影，激起，“我”感情的心泉^[1]，在今昔交织，时空交错，物我交融中，把主体与客体的情思汇在一起，使作品呈现出物我相偕，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烟雨更添一段愁》这篇文章中，抒情主人公由西湖霏霏的细雨，稀稀落落的桃花，触景生情，神思飞扬，以及以茶代酒，向天盟誓，“掀起了难以压抑的狂潮”，与恋人同赏桃花，吟诗嬉戏；月色朦胧的秋夜，遥望星空，互诉衷肠；以及以茶代酒，向天盟誓，跪陈爱意等。然而这一切都随着雾转星移而成为“激人情怀的历史”和“留在心里的阴影”。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时空交错的心理流程及感怀与忧伤相交织的情感状态，把“君泪盈，妾泪盈，罗结同心结未成”的沉痛的遗憾与绵绵的愁绪推向极致^[2]。如果说《烟雨更添一段愁》通篇回避一个“愁”字，而令人伤怀愁绪又统摄着全篇的话，那么《普陀山之行思如潮》，虽然也在交错、物我交融中创造了诗意美，但却是在虚实反衬中揭示了抒情主人公“往事如烟思如潮”的情绪。因为抒情主人公曾与恋人“携手到过”普陀山，而且此次受一家公司邀请重游佛教圣地时，睹物思情，感慨万千。这里对抒情主人公的思念之情并没有直接表达述明，而是通虚幻的感觉予以抒发。

我依稀随着你的身影，踏步千步沙，登上佛顶山，穿过紫竹林，走看潮音洞……幻觉上，我恍惚每次走到什么地方，你的影子都跟到什么地方。陪同我的主人们离开我住房之后，我便独自到那古木参天，大海怀抱的小天地里踟蹰，徘徊，希望寻找我们曾经踏过的一沙一石，坐过的一椅以凳，摸过的一花一木，说过一言一语……这些实写意象，誓言在此而意在彼，“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画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3]，借助于“踏步”、“登上”、“穿过”、“走看”和“踏过”、“坐过”、“摸过”、“说过”等一系列“谓词”化实为虚，使“实”景（物）与“虚”情，自然地焊接为一体，将抒情主人公的澎湃心潮，缠绵情思，层次有致地抒写出来。这种情以物迁，物我相映，虚实相衬的艺术构思，既不“偏于枯瘠”，又不“流于轻俗”，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4]。笔者认为：梦莉的散文善于运用景物的反衬或者正衬，或是乐景写哀，或以哀景写哀，来映衬抒情主人公的情怀，而从构成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诗意境界。在《寒夜和迢迢》中，梦莉先写春节即将来临：日来的情绪，不但低沉，悲凉！甚至陷入了极

^[1] 饶凡子：《烟雨更添一断愁·自序》

^[2] 林逋：《相思令》

^[3] 语出《四虚序》，转引自范希文：《对床夜话》

^[4] 司空曙：《诗品》

度的苦闷与忧郁”之中。旋即笔锋骤转，描写了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椰树浅滩，天上飘来片片的白云，蔚蓝的天空，微微吹来的海风，阵阵向前掀涌的浪花，树上呢喃鸟语，为我们而歌颂！直至夕阳黄昏，落霞映出似真如幻的蓬莱的仙境！

这段景物描写与抒情主人公的心绪极不相称，本来佳节将来临，倍思亲人，苦闷忧郁的情绪以燃烧到顶点。可是作者并没有沿此渲染下去，而是转写湄南河边的美景，来反映悲伤的心境，从而收到了“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乐^[1]”的艺术效果。

在《小微的童年》中，作者描写乡村的“余晖照映的黄土路”，“落日彩霞笼罩的山头”，“伴着潺潺山间流水的曲径”，构成了令人陶醉的美景。可是饱受生活沉重压力的小微哪有心情去欣赏这美丽的山川呢？这种描写只能勾起更为凄凉的感触。在此篇文章中，还写到，“一天夜晚，大地格外地黑漆漆，猛然一个闪电在窗口掠过，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巨雷，似乎房屋里的墙壁都震动了，接着奔腾万马一般的豪雨倾泻而下”。这种电闪、雷鸣、雨啸、风吼，与小微只身委缩在破祠堂里处境，彼此相应，互为衬托。前者以乐景写哀，后者以哀景写哀，均运用得当，艺术感染昭然而现。

第二节 古典底蕴，现代情调

梦莉具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她在散文创作中或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或演化诗词意境，或套用诗词句式，都恰切得体，有力地提高了语言的张力。这样的书写在泰国华文作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梦莉在写景状物或抒写情怀时，常常脱口而出地引用中国古典诗词名句，如机场送别，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来衬托恋恋不舍的离情别绪《恨君不似江楼月》；写离情，引用李清照《一剪梅》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反映了抒情主人公思绪万端，无法抑制的情怀《人在天涯》等。作者还善于抓住某个意象进行引发联想。比如从眼前的湄南河吊桥，穿梭般飞驰的汽车灯光，联想到秦观的《鹊仙桥》中的词句：“钿云弄巧，飞星传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在梦莉的意念中，眼前的中桥犹如银河上的“鹊桥”，汽车灯光恍似闪烁的流星，从而借助于千古绝唱把自己的怀念与忧思表现到命意超绝的境地《在水之滨》！

^[1] 王夫之：《姜斋诗话》

梦莉在散文中所营构的情景交融的意境，有着中国传统诗词般的韵味，通过景物描写，氛围的渲染来抒发哀婉凄恻的离情，令人读来淤悒不已。如《恨君不似江楼月》：记得送你上机的那天，时近傍晚，天正稀稀落落的下着小雨，黑色的夜幕，已渐渐笼罩大地，冷风习习，这环境的凄凉更增加内心的怆恻……从家里到机场，四目相对，默默无言，临别之际说什么好呢？还是梦莉委婉的声音，低声轻轻地告诉你，想念离别痛苦。这段描写与宋代词人柳永的《雨霖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里，送别时的典型环境和典型心理几乎别无二样，只是送别的场所是“机场”而不是“长亭”。对此我们无法怀疑梦莉袭用了《雨霖铃》的意境，因为她的散文一向是把感情的涓涓细流自然地胸中溢出，从生涩模仿或做作之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她十分熟稔中华民族独有的感情表达方式。这种巧合正是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认同和“灵犀互通”的效果。

梦莉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还体现在她常常在作品中化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名句或句式，来构成诗意盎然的况味。比如：“江水与蓝天一色，白鹭与帆影齐飞，江风习习，艇上笑语盈盈，音乐飞扬”，这都是从王勃《滕王阁序》中取材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晚唱，响穷彭蠡之滨”演化而来；“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是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演化而来。这些化用的语句简赅生动，别具情趣，增强了抒情性，也加强了表现力。此外，她的作品题目更是注意创设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有的是直接引用，又如“恨君不似江楼月”，是引自中国南宋诗人吕本中《采桑子》中的诗句；“聚时欢乐别时愁”、“片片晚霞点点帆”、“人到洛阳花似锦”、“云山远隔愁万缕”等都是套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句式，显得古朴典雅，诗意浓郁，别具风采。这对我们在泰国的华文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梦莉不只是对写作成功，家庭事业也成功。她也还得到别的文学作家给她的赞美。

述及泰国的华文文学是泰国的一个组成部份，但由于“居住泰国的华人”，依然保留着华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意^[1]”，因而使得泰国的华文文学既有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必然受到泰国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从梦莉的散文看来，虽然也能从历史的时空和人类文化视角去揭示泰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它特殊的人生际遇

^[1] 饶凡子：《中泰华文文学比较》

和从小受到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她的作品常常流露出深沉的怀念故土、故土的感情和较多的民族文化气韵。这在她的《客厅的转变》中得到情感淋漓的表现。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写她特别喜欢“那种古色古香，不静不喧的中国是厅堂陈设”于是她在家里布置了一间中国摆设的客厅，以便在这里“独享我的天伦”待得孩子们陆续长大之后，就极力在这间客厅扩展自己的“势力”，陆续买了些泰式工艺品，还挂上了几幅泰国的景物的油画。可是在这间中泰合璧的客厅里，“那套中式红木家具闪闪生辉，绚美隽永”，“以最神采的姿态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而且和泰国的摆设搭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融合、协调”。她相信，中式家具的“静穆幽雅的造型”，会“永远赢得人们的重视和珍惜”的。这与其是在陈述中华文化远适他邦的适应性，莫如说她对中国传统情有独钟。或者因如此，当她把自己的作品导向“心系祖国”的总主题时，更表现出她对炎黄文化的热烈追求与温馨的眷恋。这就不难理解梦莉吸收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缘由了。

第三节 多重美感，几副笔墨

三十年代以何其芳的《画梦录》为代表的“独语式”散文，曾为散文创作带来新的气息。到四十年代，张爱玲的“私语”式散文又赓续了这种以内心独白为主的宣叙性话语方式。续之，这种话语方式又为台港以及我们的海外华文作家所吸收，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景观。梦莉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形态的衣钵。她的爱情散文选择了书信体的语境，在“我”对“你”的直接倾诉中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见闻、联想及感受；而忆旧散文，则在如诉如泣的语境中，或流畅自然地钩沉往日的记忆，或汨汨滔滔地宣泄感情的心泉，无不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风采。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交织着多重美感，几副笔墨，一方面是对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气质的爱情的甜美回味，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爱情未能绽开幸福的花朵而产生的失落感。回忆昔日的对月抒怀、挽臂而行的情景是美好温馨的；甚至在抒情主人公与其恋人都已成家立业时，女性抒情主人公还时不时地把她的恋人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你是我心中幸福的泉源”，“你犹如一各避风的港湾，每当海风怒吼，海浪滔天，波谲云诡的时候，我就会可念起那，避风港，这个给我啊安全与宁静的境地”《心的碎片》。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使抒情主人公感到慰藉、温暖和爱的力量。然而，这又是一种情人不能结为眷属的悲剧，因之，

她深深的体悟到，爱情，“是甜蜜的痛苦，是温柔的折磨”《心的碎片》。这种矛盾的感情，只有在卑斯的宣泄中才获得特殊的精神愉悦。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说“人感受物美，辄觉胸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眼睛滋等种种反映”。这种悲剧性的美感，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昂扬的生命力感^[1]”。虽然梦莉笔下的美好爱情未能“兑现”，但是却能放射出作家审美理想的光照。她的爱情散文就是在这甜蜜、痛苦、折磨的交织中来倾诉抒情主人公的心曲的文章，那是显示她人生过程。

梦莉的忆旧散文和叙事散文也同样交织着复杂矛盾的美感倾向。儿时家道中落的痛苦遭遇，深深地铭刻于怀，成为抹不掉的情思；而从商后的事业成就，又使她对生活感到适意。可是，对美与丑的观照始终缠绕她的心怀。在梦莉的审美直觉中，不仅以审美的方式戏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眼光介入人生。她在《万事东流水》中所遗责的恶伯恶姆，在《泪眼问天天不语》中所诅咒的老板娘，以及《坎坷的命运》中的芝琳的“荒谬与专横”的母亲，《李伯走了》中的小市民式的厨师锦莲和陈婶，都表现了作者对丑陋的心灵的曝光与鞭答。而且她笔下为祖国和人民的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姨妈、姨父和舅舅们《临风落涕悼英灵》，处境悲惨的母亲《寸草心》，忠厚善良的李伯《李伯走了》，勤劳坚韧的阿贵婶《寒花晚节香》等，都是作为善和美的化身而予以讴歌的。这里，对美的激赏，透视他对生活中积极因素的肯定；而对丑的滞阻焦焚于怀，又表现了对美的缺憾和生活中悲哀的感慨。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中，她写到童年时代在中秋佳节，她像男孩子一样在家门前砌了座小砖塔，塔里放些柴草和盐，燃烧起来，“噼拍作响的声音从塔里传出来，跟着便生起阵阵青蓝色的火焰，烧得通红的瓦片，使得小塔更加明亮，更加美丽”。可是两三天后，“不知哪个男孩子恶作剧”，用个大鞭炮把小塔崩塌了。因此感叹到：“天上月圆，而我心中却有几许残缺！”这种感叹是梦莉对人生独特的感悟与体验。她的作品正是在这种美好与残缺相矛盾又统一中，自己的本身感受推向审美化和情趣化的峰巅。

梦莉如诉如泣的话语方式常常采用心灵独白的切入方式来抒写她独特的感性心理和敏锐的心理气质。由于她在感情上受到损伤，也由于饱尝了变幻莫测如浮云的人生的辛酸，因而她营构的叙述语境，有着近以“精神质量”般的敏锐感。她面对晚霞的瞬息万变，“顿时，心中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片片晚霞点点帆》，而她

^[1]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面对霏霏细雨，顿觉“心情消沉”，“增添了无限的感触”《烟湖更添一段愁》。她这种切入方式，是通过物、我（人）的撞击而激起心灵的振颤，来捕捉艺术的直觉。如在《云山远隔愁万缕》中写道：黑暗围绕着我的周遭，已经由热闹回归宁静！一种落寞与空虚的感觉，强烈地敲击我的心灵。我感到惘然，心里又仿佛失落了些什么？我的心灵，乱极了……我想你，想你，更想你……既往的情景，使我思绪如麻！你怎么样？怀念我吗？在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存在，人们已遗弃了我，不再有人疼我，如今，我重新有了牵挂正如海啸像万马奔腾，海潮一阵一阵，涌上来……。多少思念，离情与别绪！……真像韩国的寒流，浸入心肺，直透心房，到达全身。我深深的颤立起来，我好冷！我好冷！恨不得你立刻出现在我的身边，把我紧紧地拥进你的胸膛里，那真是我那时的境遇，有你在我的身边，把寒冷都忘却了……。这段心灵独白反映了抒情主人公在孤独的境遇中的心里流程。她在表述时，有些语无伦次，但正是由此透露出主人公特殊的心里活动。前一个层次写黑暗使天空空虚、落寞、惘然，突出了抒情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后一个层次写海浪奔腾，既反映出身处其境的自然环境，又衬托出无法平静的心绪，以一个“冷”字呼应了前一个层次的孤独、落寞。这种心灵独白，披露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作者审美直觉的敏锐与细腻。作者正是在凝神观照中，“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居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从而达到了“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的往复回流^[1]”。她在描写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还将自己真挚的思想感情和偶然得的意趣，寓之于形象，诉之于朴实无华的文字，从而形成了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话语方式。在珍藏一个喜悦的拜见中的，梦莉在会见著名作家冰心时，她写道：“我快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她老人家的手，她那温柔的手也紧紧地握住着我的手”。这种反复的描述，并非赘笔，她既表现了来访者对老作家的崇敬、仰慕、爱戴的感情，也反映了冰心老人家的热情与喜悦。接着又写道：我高兴了一阵之后，终于叫了一声：“冰心老师，您好”。难得的拜见，使来访者喜悦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之后才问好，又把她一时的激动、喜悦的感情进一步升华。即使是梦莉又回来泰国，她从香港买了只白色的玩具猫，也是冰心最喜爱的白猫儿而诱发的爱屋及鸟语的仰慕之情的表现。作者正是借助于这些细节把她内心的喜悦和真诚的敬慕的感情付诸于笔端的。此外，在《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客厅的转变》《在水之滨》等作品中，也

^[1] 朱光潜：《文艺杂谈》

都是把梦莉的艺术直觉，经过感情的过滤，于质朴中所见真情真挚的爱。从审美期待来看，读者是渴望不断地获得新的审美感知的。梦莉的散文为读者提供了独具一格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感知，从而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勿庸讳言，她的散文所表现的思恋与纯情，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篇章出现，但是使人觉得表述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槟榔的咀嚼以不超过限度为好。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劝诱她移宫换羽，改弦更辙，正如梦莉所说的，“痛苦也是创作的泉源^[1]”，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无可非议，只是希望能拓宽审美的领域，以便给读者更丰富更精彩的审美体认和展出。



^[1] 梦莉于1994年7月22日发表于泰国《亚洲日报》